



3302406

青年女教师

捷尔巴基阿尼著

捷尔巴基阿尼著

青 年 女 教 師

四幕十場話劇

高 文 風 譯

宋 翊 喜 校

中 國 戲 劇 出 版 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ГЕННАДИЙ КЕЛБАКИНИ МОЛОДАЯ УЧИТЕЛЬНИЦА

据 ГЕННАДИЙ КЕЛБАКИНИ: МОЛОДАЯ УЧИТЕЛЬНИЦ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СКУССТВО»,
МОСКВА, 1954) 譯出。

內 容 說 明

“青年女教师”是苏联格魯吉亞作家捷尔巴基阿尼写的四幕十場話剧，描寫一个剛畢業的城市女青年怎样服从組織分配，参加農村工作，並正确处理个人的恋爱問題；她在下鄉之前，曾受到父母和愛人的阻攔，做了鄉村教師的时候，又处处遇到困难，遭受挫折，但这些都沒能够使她动摇或气馁，她在積極的工作中成为一个模范的鄉村教师，爱情問題也得到圓滿的解决。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8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9号

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書号 12 字数 64,000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3 $\frac{1}{2}$ 插頁2

1957年1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3000 册

定價 (7) 0.33 元

登場人物

齐阿拉·塔里斯維丽（齐阿拉）——青年女教师。

阿列克席——其父。

凱捷宛——其母。

克代·馬吉阿斯維里（克代）——青年医生。

拉瑪拉——其妻。

瓦沙·克瓦里阿尼（瓦沙）——青年作曲家。

叶列孃——其母。

基基克——無憂無慮的青年。

丽达——女牧人。

沙乐瓦·拉吉捷（沙乐瓦）——青年農学技师。

依拉克里·謝立阿（依拉克里）——区委書記。

加保·阿沙基阿尼（加保）——農庄主席。

斯比里頓·薩納捷（斯比里頓）——校長。

西蒙·別拉捷（西蒙）——教师。

万尔拉穆·扎里捷（万尔拉穆）——庄員。

格里高尔·包尔克瓦捷（格里高尔）——区財政科職員。

列扎——其子。

傑切昂——小車站值班。

巴尔坚——其友，老人。

吉娜——女学生。

庄員、農庄学校的师生各若干人。

第一幕

第一場

梯比里斯。塔里斯維麗家的一個房間里。窗外是鮮花盛開的花園。阿列克席提籃上，籃中裝滿了瓶子。

阿列克席 （喊）凱捷宛！（高聲）凱捷宛！（更高聲）凱捷宛！

凱捷宛執長柄鐵鎚上。

阿列克席 你跑到哪兒去了？喊了足有一個鐘頭，也聽不見個回声。

凱捷宛 “足有一個鐘頭”！一共不過叫了三聲！

阿列克席 （憤憤不平地）三聲！我至少喊了十二聲！若把你這樣的老婆喊答應了，真得喊啞了才行。

凱捷宛 怎麼，又買酒了？

阿列克席 啊，不過是上等的。（輕蔑地指著桌上的酒和杯子）不像你買的那樣的！

凱捷宛 集體農莊供銷處賣什麼樣的，我就買什麼樣的。這還能怪我嗎？

阿列克席 算了，算了！还是說說你的飯菜准备得怎么样了！

凱捷宛 到时候就好。（向門走去。）

阿列克席 等等！什么叫“到时候”？把酒拿去。你知道咱們的齐姆拉已經不是由中学，而是由專門学校畢業了嗎？今天來作客的不是一些小姑娘，而是一些有學問的人哪！

凱捷宛 隨便來好了，我欢迎。

阿列克席 瓦沙·克瓦里阿尼也一定会來的。他的父母是那么高貴，他也真稱得起是全梯比里斯最好的小伙子了。

凱捷宛 你別忘了！咱們的齐姆拉也是最好的姑娘！你还是想想法子吧，客人眼看都要來了，可是她一早就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

阿列克席 沒关系，逛一会兒就会回來的。

凱捷宛進入廚房。

阿列克席 （由桌上拿起一瓶酒，嗅嗅，皺眉）这是什么东西？連点酒味都沒有。農庄供銷处可真糟！

門檻处出現加保。

加保 主人，您好！

阿列克席 您好……啊！是你嗎，加保？！老朋友！

加保 是我，阿列克席，是我！

擁抱。

加保 怎么？沒有馬上認出來？你瞧，我都禿了……

阿列克席 瞧我呢，別提了！光陰似箭哪！請坐，親愛的。怎么？一當上農庄主席，就連我們住在哪兒都忘了？

加保 哪能呢，阿列克席！我總記掛着你。不過，你知道，我總也不能到梯比里斯來。這次還是出人意外來的呢。鄉下的事兒簡直沒有頭兒，忙啊，忙啊……你信不信，有時候連自己的名字都忘了！

阿列克席 怎么？你那麼忙嗎？

加保 誰輕鬆得了呢？瞧，現在區里又擠我……有新指示，要擴大我們的葡萄園。往哪兒擴大呢？用什麼方法？他們光會說——往沒用過的土地上擴大！

阿列克席 這有什麼不好嗎？

加保 可是，好處也不多呀，親愛的。我們的這些土地都不肥沃，幾千年一貫是用來放牲口的。

阿列克席 你知道，加保，現在各報上都談講着擴大葡萄園的事。這說明：很需要！

加保 自然嘍！只有混蛋才說不需要呢！可是實際地分析一下，那就能看出來，那些地方能搞，這兒可搞不通。（揮手）說這些幹啥！你過得怎麼樣？凱捷宛和齊娜拉都好嗎？

阿列克席 謝謝，都好。我還和以前一樣，在工廠……

加保 還是看管蘇維埃財產？

阿列克席 是啊……你知道現在我的生活会怎樣呢？我沒有……兒子……（轉過背去。）

加保 沒法子呀，阿列克席……受戰爭害的不是你一家……你還有女兒……

阿列克席 是，……齊姆拉是我們唯一的安慰。前兩天在專門學校畢業了。

加保 已經畢業了？恭喜你。就要工作了嗎？

阿列克席 是的。（压低声音）讓她出嫁。

加保 （也低聲地）未婚夫好嗎？

阿列克席 你是知道的，加保，我不願意事先瞎猜，更不喜歡多說廢話。

加保 是，是，你总是这样的。

阿列克席 如果事情沒有頭緒，你怎么也不能讓我說出來。齊姆拉有了未婚夫，並且真是個值得驕傲的！

（幾乎附在加保耳邊）瓦沙·克瓦里阿尼……

加保 什麼？！（低聲）克瓦里阿尼？是那位科學院院士的兒子？

阿列克席 （把手指舉到唇邊）噤……暫時還是祕密。

加保 祝賀你，阿列克席。不過，你知道，我還是攆過你去了，你才讓齊姆拉出嫁，我可是早當了爺爺。

阿列克席 祝賀你！兄弟，你真幸福！

加保 謝謝，阿列克席……當然，按理我應該是幸福的……可是能讓你幸福嗎？就說這次來辦這件難堪的事吧，真能把人氣瘋了！

阿列克席 什麼事？

加保 （揮手）是我的錯！你知道，不久以前我們在梯比

里斯开办了一个供销社，推销葡萄酒……

阿列克席 葡萄酒？

加保 啊，在市場上。派誰來呢？我想了又想……我們村里有一个小伙子，名叫基基克。乍看上去，似乎是一个人，事实上，是个少有的懶貨。不爱工作，只知道喝酒，唱歌，跳舞……

阿列克席 請你說：还有什么能比优美的歌曲和舞蹈好呢？！

加保 噯，我親愛的阿列克席！在村子里只会唱歌、跳舞，誰來养活你？我們那兒能和城市比嗎？所以我就想：这个基基克没有什么用处，我讓他經營供销社吧。可是結果怎么样？他是一个卑鄙的家伙！給我們全農庄丟了臉！（从小皮包里取出雜誌）拿去欣賞欣賞吧……

阿列克席 噯……你們的供销社落到“鱷魚”手里了！好極了！（笑）看哪，画得多棒！

加保 坏蛋！往酒里羈水！啊？！多么丢人！我立刻就把他帶回村子去，見他的鬼！讓他願意作什么就作什么好了！（向窗外看）瞧，他就站在那兒！唔……廢物！二流子！真是我們農庄的恥辱！

阿列克席 （也望窗外）叫他進來。讓人站在門外，太不好看。

加保 你想和漫画上的比比看嗎？隨便好了！（向外喊）基基克！基基克！……見鬼，他又往哪兒望？！基基克！

到这儿来！（离开窗子）他爹还希望他成个哲学家呢！

阿列克席 为什么一定要成个哲学家呢？

加保 不知道从哪儿听说的，哲学家挣钱多……

敲门声。

加保 进来吧，进来吧，你这个坏蛋！

基基克上，他穿着高加索汗衫，高腰的软皮鞋，戴着帽子。他惶惑不安地站在门槛处。

加保 怎么样？！他哪一点儿不像哲学家？

基基克 您好，最敬爱的……（向阿列克席鞠躬。）

阿列克席 午安，小伙子。（望望画报，再看看基基克，微笑）噢！

这些酒是你卖的吧？（指酒瓶。）

基基克 （耸肩）发生了……

加保 （威嚇基基克）我現在給他嚐嚐酒，讓他以後連水都不想喝！

基基克 加保同志！您为什么要在这位可尊敬的人的面前污辱我呢？（对阿列克席）请您相信，我是一个音乐家。难道我的本份是作買賣？

加保 你看这个不知羞耻的人哪！“音乐家”！说得就像他本人就是作曲家巴里阿斯維里似的！

基基克 为什么是作曲家呢？难道我不会彈吉他？不会彈“瓊古里”？不会玩手風琴？誰跳舞能比我跳得再好？您不肯承認我的天才，这还是我的罪过！

加保 我就玩給你看！你給我跳舞！

阿列克席 你們以後再爭論吧，加保。現在我招待你們

喝酒。

加保 不……謝謝吧！不必了，阿列克席。

阿列克席 只嚐一杯！一定的。（往杯中倒酒。）

加保 祝你健康，親愛的阿列克席！（喝酒，忽然皺眉）這是什麼？你從哪兒買的這種污水？呸！

阿列克席 什麼污水？這酒是在你們農莊供銷處買的……（把酒杯遞給基基克）請您喝一杯。

基基克 謝謝，我不會喝酒。醫生禁止我喝。

加保 喝，喝，告訴你，讓你喝！

基基克 （急舉杯）祝您健康！（一口氣喝干，吻吻酒杯）這不是酒，是蜂蜜！

加保 現在去收拾你的東西去吧！

基基克 我沒什麼可收拾的，全都在这兒了。（發現沙發上的吉他，向阿列克席）可以嗎？

阿列克席 請。

基基克彈了几个拼音。

加保 （嚴厲地）把吉他放到沙發上，去到外面等我！

基基克 （對阿列克席）請原諒，最敬愛的，祝您健康。（下。）

凱捷宛上。加保由椅上跳起。

凱捷宛 加保！真是稀客！

加保 您好，親愛的凱捷宛！

凱捷宛 是什麼風把你吹到老朋友這兒來了？

加保 嗯……由村里來……（藏起面報）辦點事情。對不起，我該去辦事了。

阿列克席 什么事也沒有！你今天是我们的客人！

加保 謝謝……我馬上回來。

阿列克席 你可心里有数——沒有你，我們不吃午飯！

凱捷宛 今天我們过节！

加保 我知道，知道……恭喜您，親愛的凱捷宛。齊炯拉
从專門學校畢業了，祝賀您！謝謝！我就來！我都
不說“再見”！（下，可以听到他的漸低的喊声）基基克！基
基克！你在哪兒？

阿列克席 好人！在城里时，馬馬虎虎，是个會計，可是
回到老家巴拉厚瓦尼去，就当上農庄主席了！

凱捷宛 四点多鐘了，齊炯拉还不回來！客人多嚟來，都
是些什么客人，我們都不知道！她倒不知上哪兒逛
去了！

阿列克席 这有什么？讓她逛去好了，可能不是一个人。
你想想你自己年青的时候，你忘了你怎样爱上了我，
一刻也不肯讓我安靜嗎？

凱捷宛 啊喝，坏东西！瞧你想起什么來了！

阿列克席 好，算了，算了！別生气。要知道，凱捷宛，我
和你是一对幸福的父母！誰还有像齊炯拉这样的女
兒呢！

凱捷宛 开始吹牛了！

阿列克席 为什么我不吹呢？女兒得到了畢業証書，馬
上要开始工作，这可不是說笑話！

凱捷宛 你可別忘了提醒部里的朋友，別把齊炯拉派到

区里去。

阿列克席 放心好了。这件事已经办妥了。齐姆拉会留在梯比里斯的。

凱捷宛 咱们只有这么一个女儿。（擦淚。）

阿列克席 你哭什么呀？我不是說她要在城里工作嗎！
我們不久还要参加她的婚礼呢！

凱捷宛 你說話的口气就像完全决定了似的……

阿列克席 当然全决定了！瓦沙·克瓦里阿尼是个聪明的小伙子，他不会放过齐姆拉这样的未婚妻不要的。並且咱們的女儿也爱他。难道这还看不出來嗎？我想再过几天我和你就不不得不搬出这间屋了。

凱捷宛 你說什么？莫非你想把新婚夫妇安置在这屋里？

阿列克席 那么，依你看我肯放女儿离开我們？

凱捷宛 阿列克席，你醒醒吧。克瓦里阿尼家有五个房間。咱們的房子，你自己說过，不久就要拆毀了。

阿列克席 請你别教導我。即使他們的房屋再好，年青人也要住在我們这兒！要是太挤，我們就讓出第二間給他們。咱們有个走廊就足够了。（拥抱妻子）是不，凱捷宛？

凱捷宛 当然，够用了。

阿列克席 在她的婚礼上我們該有多么快活呀！我要跳山地舞！你为什么这么瞅我？

凱捷宛 你动动腦筋吧！还跳舞呢！未婚夫的父亲是科

学院院士，得过兩次斯大林獎金。若是你在他面前
跳山地舞，他会怎么想呢？

阿列克席 他会怎么想？放心吧！他跳得比我还好呢。

可是，齐婀拉在哪儿呢？

凱捷宛 什么“在哪儿”？逛大街呢。和她父親一模一
样。你若是說：“我七点鐘回來”，那就是說，得等到
十一点鐘。

阿列克席 嘶……（望窗外）你女兒到底回來了。讓她成
天不着家，我現在就給她点顏色看！

凱捷宛 （低声）適当地吓唬一下就行了。

阿列克席 不行！我非教訓得她暈头轉向不可！

齐婀拉上。

齐婀拉 爸爸，你在家哪！太好了。

阿列克席 過來，擁抱我吧，我的孩子……

齐婀拉擁抱父親。

凱捷宛 阿列克席！

阿列克席 什么事？你瞪眼睛干什么？你想真讓我和她
吵架嗎？

齐婀拉 媽！你生我的气啦？

凱捷宛 哪能呢，我的寶貝兒，我的美人兒，我的心肝兒！

（擁抱齐婀拉。）

阿列克席 媽媽埋怨你呢，孩子。

齐婀拉 真的嗎？媽媽。

凱捷宛 不是我，是你爸爸說你整天無事亂逛。

齐娜拉 爸爸!

阿列克席 你瞧她! 你怎么都推到我的身上來了? 她親口囑咐,叫我吓唬你!

齐娜拉 (責难地)媽媽!

凱捷宛 啊! 你們倆真是絲毫不差! (下。)

齐娜拉 爸爸,难道我真的無事乱逛嗎?

阿列克席 我什么也沒說過! 我起誓!

齐娜拉 我信,我相信你,爸爸! (笑。)

阿列克席 孩子,你應該多关心媽媽,尤其是你現在閒着沒事了……

齐娜拉 我已經不閒着了,爸爸!

阿列克席 怎么?!

齐娜拉 我已經被任命为学校教員了。

阿列克席 什么?! 已經任命了? ……齐娜拉,我的孩子……多么高兴啊! 凱捷宛! 凱捷宛!

凱捷宛持石白跑上。

阿列克席 你又不应声! 齐娜拉已經在学校工作了!

凱捷宛 噯……(掉下石白,拍手)祝賀你! 我的孩子,作了教員了! (用圍裙擦淚)阿列克席,我們活到了多么幸福的一天了!

阿列克席 祝賀你! 你这是幹什么? 我笑,可是你却哭……

齐娜拉 謝謝你,好媽媽……爸爸……不过我應該告訴你們……

阿列克席 什么也别說！以后再講！

齐婀拉 可是，爸爸……

阿列克席 我跑去請我的朋友！这一切都是他办的！是
他帮的忙！（跑下。）

齐婀拉 爸爸！

凱捷宛 阿列克席！（向窗外）買些花來！多買点兒！你
听見沒有？！噢！他跑得像个年青小伙子！啊喝，你
呀，我的心肝兒！快把一切都講給我……（拾起石臼）
还是等我搗完胡桃以后再講……（下。）

克代上。

克代 午安，齐婀拉。

齐婀拉 你好，克代。

克代 我遇見了阿列克席叔叔。他像只山鷹似地跳上电
車踏脚，向我喊說你已經派到学校工作了。

齐婀拉 是……爸爸沒讓我說完……他以为我会留在梯
比里斯，事实上……（遞給克代文件。）

克代 到哪兒去？（匆匆看文件）什么？巴拉厚瓦尼村？噢，
这可太好了，太好了！难得的巧合！

齐婀拉 为什么？

克代 因为我也要到巴拉厚瓦尼村去。

齐婀拉 出差嗎？

克代 不！長期工作。我真出差出够了！我是作鄉村医
生去。不信嗎？瞧，这是命令的抄件。（給齐婀拉文件
看。）

齐姆拉 克代！……在这兒你就够使我煩死的了，难道到那兒我們还要在一起？

克代 当然，我非常高兴留在城里，可是沒法子……需要去……另方面說，妻子！孩子……你是知道我的拉瑪拉的。难道她肯和我一道下鄉去？我剛才就是躲她，她差一点兒沒把我打死！

齐姆拉 拉瑪拉？为了什么？

克代 还能“为了什么”？我总是出差，檢查区健康委员会、診療所、療养院的工作……这一切早使她厭惡透了。——等她讀完了这个命令，突然向我喊了一声：“滾”！

齐姆拉一抖。

克代 啊哈，連你也吓了一跳呀！你想，若是自己的妻子都这样攆我，別人該怎样呢？

齐姆拉 （微笑）你总是开玩笑。（庄重地）是啊，可能，拉瑪拉無論如何也不肯离开梯比里斯的。

克代 （揮手）啊！該怎么就怎么好了。（忽然想起了什么）是啊！你在說我的拉瑪拉嗎？你的瓦沙呢？你以为他会放你走嗎？

齐姆拉 唉呀，克代……我昨天已經和他吵嘴了。

克代 吵嘴了？唉呀呀……那么說，事情不妙哇。瓦沙是那么好的青年……所有的姑娘都为他神魂顛倒，可是他在几千人里單單挑中了你！

齐姆拉 （驕矜地）若是那么說，我也是在兩億人中單單